





賈誼新書題辭

漢梁太傅賈誼撰雜論治道國體及經學胎教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本傳所載治安策今釐爲數篇各立題目雜見於書中朱仲晦曰新書除漢書所載餘亦難得粹者此必其平日記録藁耳唐皮日休讀其書嘆其心切其憤深其辭隱而麗其藻傷而雅而蘇子瞻氏以爲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可謂得其實矣今録其文之粹者著于篇

賈誼新書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五

儒家類　賈誼新書

過秦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旣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

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

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粤之地以爲桂林
象郡百粤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
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
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爲金
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
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而守要害之處信臣
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
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
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隷之人而遷徙之徒也
林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

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服疑

衣服疑者是為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為臣故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則以為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皿異則食飲異

則祭祀異則死喪異故高則此品同高下則此品同下加
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
此者損貴同豐賤同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
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
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分
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
祇卑尊巳著上下巳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
之與星以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及可以冐貴下不夌等
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審微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小善爲

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
傲微則其流而令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
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
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
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熛熛弗滅炎炎柰何萌芽不伐且
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
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
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衞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曰
衞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
得用衞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階者雖
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

出逃伯闞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即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孫奚于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温叔于奚辭温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

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傳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撼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俗激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而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

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秦滅四維不張故君臣上下亂僭而無差父子六親殃僇而失其宜奸人並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奸人幾幸而衆心疑惑矣豈如今定經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無所幾幸而羣衆信上下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矣悲夫備不豫之具也可不察乎

無蓄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歲

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嚮而
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柔附遠何招而不
至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
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爲之
饑一女不織或爲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則物必立
屈古之爲天下者至纖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以
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縱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
之大賊也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長則是天下之大祟
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敗莫之振救何計者也事
情安所取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衆天下財産何得不
蹷天下之勢何以不危漢之爲漢幾四十歳矣公私之積

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若此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荒天下之常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聚衆國胡以餽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橫擊罷夫羸老易子孫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爲人上者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以爲此懍懍也竊爲陛下惜之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

國也其王制若此之迫陛下柰何不足使計所以爲此

階級

人主之尊辟譬同無異堂陛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而弗投恐傷器也況乎貴大臣之近於主帝乎廉恥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僇辱是以係縛榜笞髡刖黥劓之罪

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僇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勢也此則所以為主上預遠不敬也所以體貌羣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徒隸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下不亡陛乎被僇辱者不太迫乎廉恥不行於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以加於枕冠雖敝弗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

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
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
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
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曰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汚穢
姑婦姉姨母男女無别者不謂曰汚穢曰帷簿不脩坐罷
軟不勝任者不謂曰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
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
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請室
而請其罪爾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
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令則北面

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厲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羣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衛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服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五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

保傅

夏爲天子三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而長也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居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

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慱聞有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也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宮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

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大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智德長而理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直之史有虧膳之宰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過書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則死於是有進膳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中鸞和

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徹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爲非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文彊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

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爲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集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而後車誡夫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然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軌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而已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

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
教之功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粤之人生
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
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
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
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連語

古者王子年九歲入就小學蹍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
大學蹍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
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
其謹於所近乎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

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以引而上中主者可以引而上可以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契后稷與之爲善則行鯀驩兜欲引而爲惡則誅故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者桀紂是也飛廉惡來進與爲惡則引比干龍逢欲引而爲善則誅故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貂子牙則餓死胡宮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者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黒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

者耳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多士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爲練左右急也人主太淺則知闇太博則業歉二者異同則其傷必至故師傅之道既美且施又慎其齊適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相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全人之化也

傅職

或稱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宜或爲之稱詩而廣道顯德以馴明其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浮氣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儀教之訓典使知

族類疏戚而隱比訓焉此所謂學太子以聖人之德者也
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長短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
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
慈愛以道之仁明僩雅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
直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道之敬此所謂
教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賢人以輔相之惣威儀以先後
之攝體貌以左右之制義行以宣翼之章恭敬以監行之
勤勞以勸之孝順以內之敦篤以固之忠信以發之德言
以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傳人之道也非賢者不能行

容經

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佩玉

也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行以采薺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登車則鸞和之聲在衡曰鸞在軾曰和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佩玉爲度故詩曰和鳴雝雝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古之爲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和鸞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捨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

以畜其民故爲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民者肅而樂之是以上下和協而士民順一故能宗攝其國以藩衞天子而行義足法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疏戚也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

不及有餘猶不足也語曰況乎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施威之與德交若纆纆且畏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惟茲能乎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至人者在小不寶在大不窕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惛卒不妄饒裕不羸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此之謂有威儀

胎教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詩曰　故君子慎始

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素成謹為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為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有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櫃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

周后妃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獨處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繦之四聖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于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主左右不可不練也

昔禹以夏王而桀以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殷亡闔閭以吳戰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越文公以晉伯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彊於天下而簡公殺於檀臺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之宮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跡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襁褓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弑於沙丘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稱為義主失管仲任豎刁而身死不葬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異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復齊有田單襄王得其國由此觀之無賢佐俊士而能成

功立名安危繼絶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者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夷久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爲順於人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

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徙自是之後殷幷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攻齊棲閔王於莒燕度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故也故無

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顯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鑑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以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安存則未有以異於却走而求及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國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賢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乎其弗失可知矣

君道

臣竊聞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大牛之爲胎也細若鼸鼠紂損天下自象箸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人不知戒不可不察也

臣聞夫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鏃而反脩之於巳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巳而君道備矣梁嘗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爲吾决是柰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說以臣義竊觀之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

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
爲厚之而可耳

勸學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從立
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
無鄰里之聞窮巷之知者獨何與然則舜僶俛而加志我
儃優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絜則過之者莫不
睨而掩鼻嘗試傅白黱黒揄流波雜芷若籠蒙視冶由笑
佳態俛志從容爲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憚悇癢心
而巔一視之今以二三子之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
者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跦醜聖道之志乎已故步陟

山川螽冐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亟若慈父鴈行辟景夔立蚠進而后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饑十日而得太牢焉是以名達天地行立後世今夫子之達軼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逮榮跦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蓆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道術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對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儲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

數也凡此皆道也曰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儀而居無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靣立正而清虛而靜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豐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以當施之此虛之接物也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主仁而境內和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而境內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內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在位則主尊羽翼勝任則名顯操德而固則威

立教順而必則令行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明好惡則
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必謹
於事令行者必謹於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也
其爲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祥不可勝
述也曰請問品善之體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
爲嚚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爲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
爲倍心存恤人謂之惠反惠爲雖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
爲虐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爲敖接遇愼容謂之恭反恭
爲媟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爲慢言行惟一謂之貞反貞
爲僞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爲慢衷理不辟謂之端反端
爲䟫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爲險行善決死謂之清反清

爲濁辭利刻謙謂之廉反廉爲貪兼覆無偏謂之公反公
爲私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以人自觀謂之度反度
爲妄以已量人謂之恕反恕爲荒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
爲忍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爲汰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
爲怨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爲汚功遂自卻謂之退反退
爲伐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爲冐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
爲疾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爲憒剛柔得道謂之和反和
爲乖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爲盭懷賢不逮謂之寬反寬
爲阨包衆容易謂之裕反裕爲褊欣熏可安謂之熅反熅
爲鷙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爲齧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
爲易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爲辟廣較自斂謂之儉反儉

爲修費弗過適謂之節反節爲靡僶勉就善謂之慎反慎
爲怠忠惡勿道謂之戒反戒爲傲深知禍福謂之知反知
爲愚亟見窈窕謂之慧反慧爲童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
爲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爲詭行歸而適謂之順反順
爲逆動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爲錯容志審道謂之僴反僴
爲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爲陋論物明辯謂之辯反辯
爲訥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爲髦言動可畏謂之威反威
爲圂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爲軟仁義脩立謂之任反任
爲欺伏義誠必謂之節反節爲罷持節不恐謂之勇反勇
爲怯信理遂惔謂之敢反敢爲揜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
爲殆克行遂節謂之必反必爲恒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

謂道也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明行道者謂之贒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大政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本也國以爲本君以爲本吏以爲本故國以民爲安危君以民爲威侮吏以民爲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命也國以爲命君以爲命吏以爲命故國以民爲存亡君以民爲盲明吏以民爲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爲命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功也故國以爲功君以爲功吏以爲功國以民爲興壞君以民爲弱彊吏以民爲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爲功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力也故國以爲力君以爲力吏

以爲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民之於其上也接敵而喜進而不能止敵人必駭戰由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敵而懼退必走去戰由此敗也故夫菑與福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嗚呼戒之戒之

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與有明德天有常菑必與奪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之愧也嗚呼戒之戒之

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一功疑則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以上有神譽而下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戒之哉慎其下故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之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爲非則諫而止之以道而紀之下爲非則矜而恕之以道而赦之柔而假之故雖有不肖之民化而則之故雖昔者之帝王其所貴其臣者如此而已矣

大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得揜者行也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是故知者慎言慎行以爲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爲身菑故君子言必可行

也然後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後行之嗚呼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福菑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失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必不顧義矣

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爲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君鄉音向善於此則共黙恊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爲

惡於此則哼哼然協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故是以聖王而君子乎執事而臨民者日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聖人也者賢知之師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爲大數也桀紂所爲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十年而滅亡而士民猶以爲太久也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其國必興矣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祥實爲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爲
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褻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
慈民辟（譬同）其猶以鞭御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褻
得士辟其猶以弧怵烏也雖久弗得矣故夫士者弗敬則
弗至故夫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附惟恭與敬忠
與信古今毋易矣渚澤有枯木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
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
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
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
民

王者有異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

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故湯以桀之亂爲治武王以紂之
北卒爲彊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故明君
之於政也愼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
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
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之然
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
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得
政之綱然後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
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愼也事君之道不過
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
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

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
於爲身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
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也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
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居家也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
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
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
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
以試矣聖王之選舉也以爲表也問之然後知其言謀焉
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後知其信故古聖王君子不素
距人以此爲明察也故察國之治在夫諸侯察士之理在
其與徒君必擇其臣而臣必擇其所與故察明者賢乎人

之辭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宮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居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也不離其位而境内親之者謂人爲之行之也

脩政語

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爲侁分人而不譐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之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虛爲也故黄帝職天道經地義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人爲天

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而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也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故德音遠也

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是

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而見歸樂於天下之人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詳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者爲忠必服之

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鬟河而道之九牧鑿江而導之九潞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民士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爲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諸君

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子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凌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故明君愼其舉而君子愼其與然後福可必歸菑可必去矣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聞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取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

以數施之萬物爲臧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政者雖欲致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眀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瞙瞙然如日之正中也周文王曰受命

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暯暯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而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脩於身而信於輿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脩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脩之以政而與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諭之以愛然

後能以存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一人有之萬民藂藂一人理之故夫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粥子曰唯疑以請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閱不私相殺也故聖王在

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則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矣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夭閼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使民有特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矣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聖王在上位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諭誠

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屨決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歩復旋取屨及至於隨左右問曰王何曾惜一踦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踦屨哉惡與偕出弗與偕反也自是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退讓

昔梁大夫宋就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其瓜之惡因往夜竊搔梁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瓜宋就曰是搆怨召禍之道也令人竊爲楚亭夜灌其瓜令勿知也楚亭旦而往瓜則以灌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梁亭之爲

也楚令大說因以聞楚王楚王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仞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壤堦三絫茆茨弗剪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禮容語

晉叔向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享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有單

子以爲臣周其復興乎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彤鏤儉也身恭除潔外內齊給敬也燕好享賜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而差咨也若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倦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興乎

晉之三卿郤錡郤犨郤至從晉厲公會諸侯於柯陵周單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單子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許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固晉而彊其君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意人故也對曰吾

非瞽史也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有禍矣君子目以正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體目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觀存亡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適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矣故不可不慎也偏亡者有咎旣亡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可以戒懼矣今郤伯之語犯郤叔訐郤季伐犯則凌人訐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

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武子亦將有禍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好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弑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必定志敬而怠人必乘之嗚呼戒之哉

春秋

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賦斂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羣臣或諫則面叱之及翟伐衛寇挾

城堞矣衛君垂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為君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故贊主者不以草木禽獸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邪僞故民順附而臣下為用今釋人民而愛鳥獸遠忠道而貴優笑反甚矣人主之為人主也舉錯而不僨者枎贊也今倍其所主而棄其所枎其僨仆也不亦宜乎語曰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此違其馬者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粃毋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粃吏以請曰粃食鴈為無費也

今求粃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以粃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憧者豈爲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毋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巳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

賈誼新書卷終

春秋繁露題辭

漢膠西相董仲舒撰按本傳仲舒所著皆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敎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世今觀其書自玉杯竹林王道離合根立元神諸篇之外篇第譌舛辭意淺薄恐非董氏全書也疑後人掇取策語之意雜置其中而附著之耳夫漢儒必以仲舒爲首三策之文偉矣其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及正誼明道之語直追鄒魯匡劉而下不足數也縱無若書吾猶以仲舒爲鉅儒矧是書之中多有可取者乎全不全弗論已繁露者古之冕旒似露而垂其書託物以發已意有垂旒

凝露之象焉漢魏間所爲文有名連珠者蓋連貫物象以達己意是其凡最也

春秋繁露題辭畢

百家類纂

儒家類　董子

玉杯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在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

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㪺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爲師者旣美其道有慎其行齊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湛音耽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

竹林

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巳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讐奈

何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讐者有二焉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爲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義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

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

玉英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為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婚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主人變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為子娶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也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俱為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於經何也曰春

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螽墜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不可同也今四者俱爲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也

精華

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爲強禦也故變

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爲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絶母之屬而不爲不孝義夫

齊桓挾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絶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黄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正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

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逄丑父當斮而轅濤塗不宜直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敗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弒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邪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

王道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

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並見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難無强賊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遊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蠱不螫猛獸不搏抵不觸虫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皇麒麟遊于郊囹圄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封于泰山禪于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

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

春秋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不祭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得專封不得專執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樂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貴君親無將將而誅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廢置君命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夫人以適不以妾天子不臣母后之黨親迎以來遠故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

十指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然大畧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繫也王化之由得流也

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強榦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木生火火爲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大之端一指也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見事變之所至者得則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強榦弱枝大本小末則君臣之分明矣別嫌疑異同類則是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矣木生火火爲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譏

之所罰考異變之所加則天所欲爲行矣切刺譏之而舉之仁往而義來德澤廣大衍溢於四海陰陽和調萬物靡不得其理矣説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也

服像制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愛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爲容服體之所爲興也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鈎之在前赤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夫能通古今别然不然乃能服此也蓋玄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其像在後其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聖人所以超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執介冑而後能拒敵者故非聖人之所貴也君子顯之

於服而勇武者消其志於貌也矣故文德爲貴而威武爲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爲之不寐晉厲之彊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故武王克殷裨冕而搢笏虎賁之士稅劒安在勇猛必任武毅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爲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矣豈可不察乎

離合根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爲神見其光所以爲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也故爲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爲神外博觀所以爲明也任

羣賢所以爲受成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爲尊也汎愛羣生
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爲仁也故爲人主者以無爲爲道以
不私爲寶立而爲之位而乘備具之官足不自動而相導
進口不自言而擯者贊辭心不自慮而羣臣效當故莫見
其爲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爲人臣者法
地之道㬎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險易堅耎剛柔肥臞
美惡累可就財裁同也故其形宜不宜可得而財也爲人
臣者比地貴信而悉見其情於主主亦得而財之故王道
威而不失爲人臣常竭情悉力而見其短長使主上得而
器使之而猶地之竭竟其情也故其形宜可得而財也

立元神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端也失之毫釐駟不及追故爲人君者謹本詳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神寂寞無爲休形無見影揜聲無出闗虛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衆賢考求衆人得其心徧見其情察其好惡以參忠佞考其往行驗之於今計其畜積受於先賢釋其讐怨視其所爭差其黨族所依爲臬宗一作據位治人用何爲名累日積久何功不成可以內參外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謂開闔君人者國之本也夫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患孰甚焉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

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弟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
以禮樂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無孝弟則
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無禮樂則亡其所以
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麋鹿各從其欲家自為俗父不能
使子君不能使臣雖有城郭名曰虛邑如此者其君枕塊
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
之罰至裹襲石室分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明主賢君必
於其信是故肅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禰舉顯孝弟表
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墾草殖穀開
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廱庠序修孝悌敬讓以
明教化感以禮樂所以表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

不敢自專邪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雖野居露
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臥莫之助而自強莫之
綏而自安是謂自然之賞自然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
百姓襁負其子隨而君之君亦不得離也故以德爲國者
甘於飴蜜固於膠漆是以聖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君
人者國之證也不可先倡感而後應故居倡之位而不行
倡之勢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爲德常盡其下故能爲之上
也體國之道在於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
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爲尊者在於任賢欲
爲神者在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相
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爲而功德成是謂尊神也

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衆其賢盛其精而壹其陽衆其賢而壹其心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術貴得賢而同心為人君者其要貴神神者不可得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是故視而不見其形聽而不聞其聲聲之不聞故莫得其響不見其形故莫得其影莫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響則無以清濁也無以曲直則其功不可得而敗無以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度所謂不見其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

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令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而聞也不見不聞是謂冥昏能冥則昏能昏則彰能冥能昏是之謂神人君貴居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爲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以不求奪以不問聞吾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見出則彼費矣吾以不問聞則我神矣彼以不對對則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陽而爲陰人君居陰而爲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

保位權

民無所好君無以權也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無以權無

以畏則君無以禁制也無以禁制則比肩齊勢而無以爲
貴矣故聖人之治國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竅之所利以立
尊卑之制以等貴賤之差設官府爵祿利五味盛五色調
五音以誘其耳目自令清濁昭然殊體榮辱踔然相駮以
感動其心務致民令有所好必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勸也
故設賞以勸之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
也故設罰以畏之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制制
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勸賞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惡是以畏
罰而不可過也所好多則作福所惡過則作威作威則君
亡權天下相怨作福則君亡德天下相賊故聖人之制使
民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敦朴不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

以足而君道得矣國之所以爲國者德也君之所以爲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失恩則民散民散則國亂君賤則臣叛是故爲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聲有順逆必有清濁形有善惡必有曲直故聖人聞其聲則別其清濁見其形則異其曲直於濁之中必知其清於清之中必知其濁於曲之中必知其直於直之中必知其曲於聲之中而不取於形無小而不舉不以著蔽微不以衆揜寡各應其事以致其報黑白分明然後民知所去就民知所去就然後可以致治是爲象則爲人君者居無爲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無聲靜而無形執一無端爲國源泉因

國以爲身因臣以爲心以臣言爲聲以臣事爲形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聲出於内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報於下響有清濁影有曲直響所報非一聲也影所應非一形也故爲君虚心静處聰聽其響明視其形以行賞罰之象其行賞罰也響清則生清者榮響濁則生濁者辱影正則生正者進影枉則生枉者絀責名考實以參其實實不空行罰不虚出是以羣臣分職而治各敬而事爭進其功顯廣其名而人君得載其中此自然致力之樹也聖人由之故功出於臣名歸於君也

考功名

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衆精以爲光聖人積聚

衆善以爲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聖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明所從生不可爲源善所從出不可爲端量勢立權因事制義故聖人之爲天下興利也其猶春氣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爲天下除害也若川瀆之瀉於海也各順其勢傾側而制於南北故異孔而同歸殊施而鈞德其趣於興利除害一也是以興利之要在於致之不在於多少除害之要在於去之不在於南北考績黜陟計事除廢有益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擧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不能致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官職不廢雖有愚名不加之罰賞罰用於實不用於名賢愚在於質不在於文

故是非不能混喜怒不能傾姦軌不能亂萬物各得其貞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

通國身

氣之精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精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身以心爲本國以君爲主精積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使使血氣相承受則形體無所苦上下相制使則百官各得其所形體無所苦然後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其所然後國可得而守也夫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形靜志虛者氣精之所趣也謙尊自卑者仁賢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務執虛靜以致精治國者務盡卑謙以致賢能致精

則合明而壽能致賢則德澤洽而國太平

度制

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致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致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大人病不足於上而小民羸瘠於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為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

必仁且智章

莫近於仁莫急於智不知而有勇力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辯慧獧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將以其材能以輔其邪狂之心而贊其僻違之行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耳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其慧足以惑愚其辯足以飾非其堅足以斷辟其嚴足以拒諫此非無材能也其施之不當而處之不義也有否心者不可藉便執其質愚者不與利器論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仁而不知則愛而不別也知而不仁則知而不為也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

身之養重於義章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矣何以知之夫人有義者能雖貧自樂也而無大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以此知義之養生人實大於利而厚於財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爲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棗與錯金以示嬰兒必取棗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者無怪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闇也

聖人事明義以炤耀其所闇故民不陷

實性章

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復二十日而後能爲雛繭待繰以涫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誨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至能也故不謂性性者宜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則教訓巳非性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爲然在性者以爲不然何不通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繭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未能爲縷也粟之性未能爲米也

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名因其眞其義也眞其情也乃以爲名名霣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眞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質而不以善性其名不正故不受也

五行對

河間獻王問温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

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聞得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貴於甘五色

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

為人者天地章

傳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於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傳曰政有三端父子不親則致其愛慈大臣不和則敬順其禮百姓不安則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天地之數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愽愛教之以仁也雖得者君子不貴教以義也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不足獨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

傳曰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命民必從之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禮義重仁廉而輕財利躬親職此於上而萬民聽生善於下矣故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此之謂也

五行之義章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

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木藏之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克金而喪以陰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爲言也猶五行歟是故以得辭也聖人知之故多其愛而少嚴厚養生而謹送終就天之制也以子而迎成養如火之樂木也喪父如水之克金也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謂有行人矣五行之隨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殺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數也土居中央爲之天潤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

兼之也金木水火雖各職不因土方不立若酸鹹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　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謂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

基義章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後必有表必有裏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陽兼於陰陰兼於陽夫兼於妻妻兼於夫父兼於子

子兼於父君兼於臣臣兼於君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爲陽臣爲陰父爲陽子爲陰夫爲陽妻爲陰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是故臣兼功於君子兼功於父妻兼功於夫陰兼功於陽地兼功於天舉而上者抑而下也有屏送而左也有引而右也有親而任也有踈而遠也有欲曰益也有欲曰損也益而用而損其妨有時損少而益多有時損多而益少少而不至絶多而不至溢陰陽二物終歲各壹出壹其出遠近同度而不同意陽之出也常縣於前而任事陰之出也常縣於後而守空處而見天之親陽而踈陰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爲君而

覆露之地爲臣而持載之陽爲夫而生之陰爲婦而助之春爲父而生之夏爲子而養之秋爲死而棺之冬爲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天出陽爲煖以生之地出陰爲清以成之不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計其多少之分則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其與刑罰猶此也故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天之大數必有十旬旬天地之數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天之氣徐乍寒乍暑故寒不凍暑不渴以其有餘徐來不暴卒也易曰履霜堅氷蓋言遜也

同類相動章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百物其去所

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然也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處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以爲命莫知其處所天將陰雨人之病故爲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也天將欲陰雨又使人欲睡臥者陰氣也有憂亦使人臥者是陰相求也有喜使人不欲臥者是陽相索也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雞至幾明皆鳴而相薄其氣益精故陽益陽而陰益陰陽

陰之氣固可以類相益損也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止雨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幻也而疑於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獨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從生亦由是也無非已先起之而物以類應之而動者也

順命章

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不天不天不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

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

循天之道章

男女體其盛臭味取其勝居處就其和勞佚居其中寒煖無失適饑飽無過平欲惡度乎理動靜順性命喜怒止於中憂懼反之正此中和常在乎其身謂之得天地泰得天地泰者其壽引而長不得天地泰者其壽傷而短故壽之爲言猶讐也天下之人雖衆不得不各讐其所生而壽夭與其所以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讐於久自行不可久

之道者其壽亦讐於不久久之情各讐其平生之所行如今後至不可得勝故曰壽者讐也然則人之所自行乃與其壽夭相益損也其自行佚而壽長者命益之也其行端而壽短者命之損也以天命之所損益疑人之所得失此大惑也是故天長之而人傷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其短益夫益損天者皆人人其天之繼歟天出其質而人弗繼豈獨哀哉

天地之行章

地明其理爲萬物母臣明其職爲一國宰母不可以不信宰不可以不忠母不信則草木傷其根宰不忠則姦臣危其君根傷則亡枝葉君危則亡其國故爲地者務暴其形

為臣者務著其情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也隱居深宮若心之藏於胷至貴無與遍若心之神無與雙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濁若身之貴目而賤足也任羣臣無所親若四肢之各有職也內有四輔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親聖近賢若神明皆聚於心也上下相承順若肢體相為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得其所若流血氣和平形體無所苦也無為致太平若神氣無自通於淵也致黃龍鳳凰若神明之致王女芝英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體得以全臣賢君蒙其恩若形體之靜而心得安上亂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聽明而手足為傷也臣不忠而君滅亡若

形體妄動而心之喪是故君臣之禮若心之與體心不可以不堅君不可以不賢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體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

威德所生章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爲政之理不可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可以發刑伐之威又可以見德生於和威生於平也不和無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起者以此見之矣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

心以求其政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之聖人爲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喜怒當寒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之合也寒暑者喜怒之偶也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當喜而不喜猶當暑而不暑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可以不直處而發也如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出也故謹善惡之端何以效其然也春秋采善不遺小掇惡不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以是非正理以褒貶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

寒暑冬夏之不失其時而已故曰聖人配天

雨雹對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回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

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慝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薰蒿歊蒸而風雨雲霧雹雷雪雹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氷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

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燿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麥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矞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盪而爲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爲陽陰用事此則氣爲陰陰陽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氣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

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葶藶死於盛夏欵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温泉火至陽而有凉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煖夏雨必凉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氣多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凉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旣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

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敞曰災沴之氣其常存邪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敞遷延負墻俛揖而退

粵有三仁對

江都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

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

乞種麥限田章

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況古者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

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三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寛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山川頌

山則巃嵸嵓嶊嵬崔嶵巍久不崩阤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殘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濔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砟折鎌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則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辟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沄沄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止之能淨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

砮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
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
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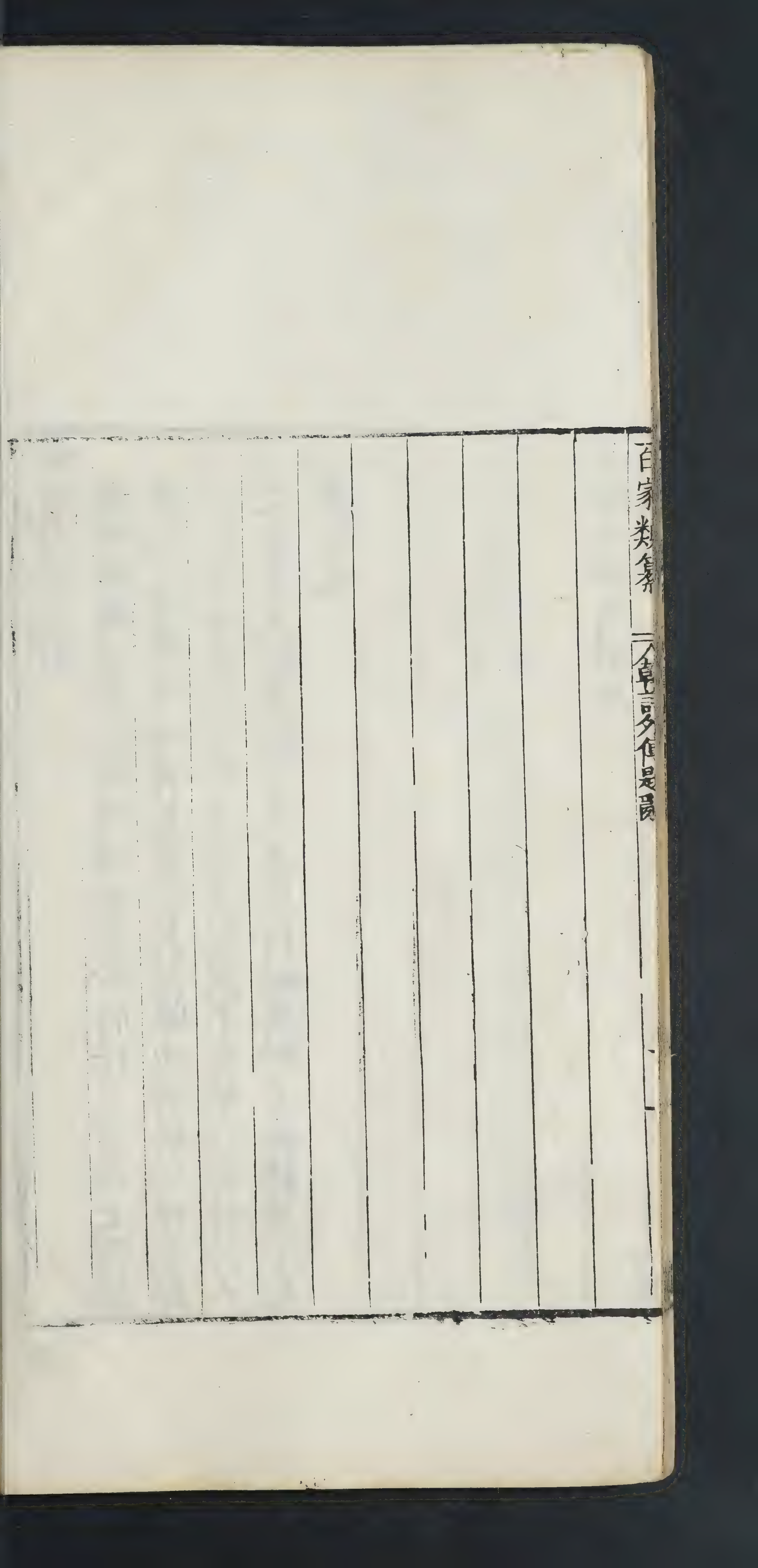
董子卷終



韓詩外傳題辭

本傳韓嬰漢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仕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作内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按今所存惟外傳而多雜說不專解詩亦非詩人之義第文辭清婉有先秦風因録其粹者餘繆戾不經盡削之

韓詩外傳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六

儒家類　韓詩外傳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没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舉而

傳之揚而歌之以絶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强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

君子有辯善之度以治氣養性則身後彭祖修身自强則名配堯禹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信禮者也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理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知節不由禮則墊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移步由禮則

夷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王
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
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
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
身哉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耻之故殺身以遂其
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耻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
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
於世與日月並而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
之能污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惡富貴好貧賤也由其

理尊貴及已而仕也不辭也

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跡於人能隨天地自然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耻分矣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爲名利者也

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倮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内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即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云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

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縗經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朞年髑音蜀頭骨也就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而後

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音條齠齒名生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銀去聲又音潮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太無信也不知命也

傳曰水濁則魚喁魚凶切衆口相雜貌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故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

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言語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遜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

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磏（力兼切赤礪石名蓋言薄也）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舍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磏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爲儒雅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歟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爽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毀廉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

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騍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吴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吴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

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楚莊王聽朝罷宴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

湯沐執巾櫛振袵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覇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覇樊姬之力也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瑳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

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荄淺未必橛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橛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喉焦唇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疏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

子曰內疎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法獄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决江流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皐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爲已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爲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

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鈇鑕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

外寬而内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善靡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故爲人父者則願以爲子爲人子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爲人臣者則願以爲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彦兮此君子之行也

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

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已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賫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賫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經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

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
土樂土爰得我所
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饒事
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
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
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
信也雞有此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
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
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臣將去君黃
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
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

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爲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然事惟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恬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

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縕緒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白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

孔子曰士有五有埶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有埶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鬬心智惠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上之人所遇色為先聲音次之事行為後故望而宜為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為人君者詩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謀之則為國用故動

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脩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存矣夫人者説人者也形而爲仁義動而爲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

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傳曰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性爲己爲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脩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不若已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百王之法若别白黑應當世之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運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痿

蹶逆脹滿支膈盲煩喘痺風此之曰十二發賢醫治之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饑寒則蹶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膈不作上材恤下則盲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賢醫用則衆庶無疾況人主

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殽不嘗

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以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齊桓公設庭燎爲便人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

于芻蕘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固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導
而至矣、
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
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
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寧人事備乎下
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
天施地化陰陽和合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其
寒暑萬民育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
主聖人刳木爲舟剡木爲檝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
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
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餒之色故生

不乏用死不轉尸夫是之謂樂
能制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爲自養也飲食適乎
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煖適乎肌膚然後氣藏
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時起居而遊樂事時而用足夫是
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
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樂故不爲也是以夏不數浴非愛
水也冬不頻湯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鍾
鼎非無金錫也不沈於酒不貪於色非辟醜也直行情性
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故用不靡財足以養其
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
也適情辟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

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
民居則婉愉怒則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
具而遠近畜矣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嗜魚
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則不能
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此明於魚爲已者
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
乎故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
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
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
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

成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

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殖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

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

處饑渴苦血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逄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因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

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用嚴敵與無民等爾故盤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爲有民

傳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公酒不離於前鐘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匹夫百畝一室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日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爲之也夫擅使人之權而不能制衆於下則在位者非其人也

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

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
君人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臣以禮事君忠順而不解父寬惠而有禮子愛敬而致恭兄慈愛而見友弟敬詘而不慢夫照臨而有別妻柔順而聽從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即恐懼而自竦此全道也偏立則亂具立則治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禮昔者先王審禮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應變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於禮也敬而安之其於事也經而不失其於人也寬裕寡怨而弗阿其於儀也脩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累其於百官伎藝之人也不與爭能而致用其功其於天地萬物也不拂其

所而謹裁其盛其待上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偏而不偏其於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明通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平和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仁智之極也夫是謂先王審之禮也若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歸慈母也曰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倍之則亡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者不忘其下

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内闔若一家不愛而利子或殺父而
況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衆愚使混然
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是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愼到
田駢墨翟宋鈃鄧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
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自爲
工道無所遇而人相從故曰十子者之工說說皆不足合
大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
欺惑衆愚交亂樸鄙則是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畧一統
類齊言行羣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教之以至順隩要
之間衽席之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沛然平世之俗趣工說

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則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是也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迹著矣

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內今夫孫子者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若何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謂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於是使請孫子孫子

因僞喜謝之鄙語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不可不審也非比爲殺刼死亡之主者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姦即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已也故捨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直而用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世所見李兊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而懸之於廟宿昔而殺之夫癘雖癰腫疕瘍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夫刼殺死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苦痛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

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琁玉瑶珠不知珮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娵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蹈無自瘵焉

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每自多者出人不遠矣夫巧弓在此手也傅角被筋膠漆之和即可以爲萬乘之寶也及其彼手而賈不數銖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心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蹵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

不能揜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温良在中則眉睫著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僞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遥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絶諸侯力政彊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王者之政賢能不待次而舉不肖不待須臾而廢元惡不

待教而誅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絕禮儀則歸之庶人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雖庶民之子孫也積學而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敬而待之安則畜不安則棄反側之民上收而事之官而衣食之王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之無赦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黙然思戚然而悵以王天下以朝

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懃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

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紂之爲主勞民力冤酷之令加於百姓憯悽之惡施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爲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成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將

以止惡扶微紬繆淪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詩曰勉
勉我王綱紀四方
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反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貴親
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畏矣不教而誅則民不識勸
也故君子脩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慈
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則兼制天
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
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
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
下殆同一也比幾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

於周公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登高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丘山所見高也平原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傷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

儒者儒也儒之爲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

序此儒者之所謹守日切磋而不舍也雖居窮巷陋室之下而內不足以充虛外不足以蓋形無置錐之地明察足以持天下大舉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謀之博也

傳曰天子居廣厦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躧舄視不出閫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工也故明王使賢臣輻湊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衰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畧古昔大滅聖道專爲苟妄以貪利爲俗以較獵爲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火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遏奪相攘爲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嚚頑無禮而肅敬日益凌遲以威武相攝妄爲佞人不避禍患此其所以難治也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

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
之易行曰詩云牖民孔易非虛辭也
蠶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
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
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内之以道則不成爲君子
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爲
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前决
意一呼再喏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
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語曰淵廣者其魚大
主明者其臣慧相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
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

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愼乎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却行而求逮於前人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誡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滎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絶則枝葉

梏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脩明
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
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
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矣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待
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
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
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
言無曰苟矣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

地黄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鶼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兎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距虛（一物二名）其性非能（順習意）蛩蛩距虛將爲假之故也（蟨常假足於蛩蛩見人來則急背以走）夫鳥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穽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徃以虫垢闇（行也）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爲天子不尊矣貪物而

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貸相（一作威子伯）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德也者包天地之大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周臨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也四時不能化也歛乎太陰而不濕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毅疾而神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亦能出往而亦能返通移有常聖也

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與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陵弱衆

不暴寡是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
斯止矣詩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吾語子泰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
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
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為知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
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老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
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
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
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
繩繩萬民靡不承
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

以念穹蒼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繆公困於殽疾速也據五羖大夫蹇叔公孫友而小霸晉文公困於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為君越王勾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

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况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蕪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

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没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石爲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債中心有不全者矣

夫不降席而匡天下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于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禮樂則修分義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刑如是則百姓貴之如帝王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察之威曰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愛利則不刑然而其禁非也暴其誅不服也繁審其刑罰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闇如雷擊之如墻壓之百姓刼則致畏怠則傲上執拘則聚遠聞則散非刼之以

刑勢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是暴察之威也何謂狂妄之威曰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姓讙譁則從而放執於刑灼不和人心悖逆天理是以水旱爲之不時年穀以之不升百姓上困於暴亂之患而下竆衣食之用愁哀而無所告訴此周憒潰以離上傾覆滅亡可立而待是狂妄之威也夫道德之威成乎衆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猶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

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齒芮切毛之細褥者）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邪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

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爲齊相也客謂匱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爲之先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于里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汝卽束蘊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束蘊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所感事有可適何不爲之先匱生曰愚恐不及然請盡力爲東郭先生梁石君束蘊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將何娶焉相國曰吾亦娶

其終身不嫁者耳匱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匱生東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旣見君子我心則降

傳曰鳥之美羽勾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

意者當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爲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爲聽乎則伍子胥何爲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爲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爲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爲用乎則鮑叔何爲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爲天子其遇堯也傅說負土而版築以爲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

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
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繆
公也虞丘於天下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
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
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
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
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也爲
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
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
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
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

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孝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風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存親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旣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

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効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爲人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灌之恐壞墻燻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要利

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君又幷覆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
景公曰嗚呼豈其然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
酒酸而不售問里人以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
持器而欲往者狗輒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
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者爲社
鼠用事者爲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
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
王后衣者后扢冠纓而絶之言於王曰今燭滅有牽妾衣
者妾扢其纓而絶之願趣火視絶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
與寡人飲不絶纓者不爲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

后所絶冠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爲應行合戰者五陷陣却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爲於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絶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膽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尚可爲王破吳而強楚詩曰有漼者淵雈葦淠淠言大者無不容也

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

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

兵而攻齊棲於莒燕之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所以信燕
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
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
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蹈
其所以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卻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
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
尚如是厚也而況當世之存者乎

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友曰
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
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狡兎盡
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兎之

麈若攝纓而縱紲之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棄予作遺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
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
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
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諸已而責
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
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粟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
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
不得以為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
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
譬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

避席曰是燕之過也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已後吾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刼我以兵是以不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
孔子閒居子貢侍坐請問為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為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

則立馬死則入馬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

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血脉澄靜娉内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髮子不笞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爲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我腹我

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於荊王荊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荊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愼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

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魭鱣魚鼈爲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剪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爲人所稱譽者爲身也惡貧賤危辱爲人所謗毀者亦爲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慎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内和平未見

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鷄喙戴德負仁抱中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没身居之黄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黄帝乃服黄衣戴黄冕致齋于宫鳳乃蔽日而至黄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國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没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翽翽

其羽亦集爰止
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以正法度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奸絀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詩曰愷悌君子
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斲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
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爲

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户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

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

一穀不升謂之慊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也

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雕文不粥于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時

烈小雅曰有渰萋萋興雲祈祈以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
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
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
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
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
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
代謀爲一舉而欲伐秦祧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遂
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爲上卿夫百里奚
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軛車見

秦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嘻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曾子有過曾晳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

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齊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騂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邪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爲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

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祜

湯作護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齊莊公出獵有螳蜋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蜋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

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
文侯曰善哉言乎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
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稷蜂社鼠
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
矣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
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
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孟子少時東家
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
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

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愧慙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即舍田子罪令復爲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皐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

之一也高尚吾志間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絶之
失之三矣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
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誡
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鼓
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
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絶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
無足與鼓琴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則賢
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
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

子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爲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饗以太牢且爵其兄爲大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爲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

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爲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爲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遄死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景公曰諾晏

子曰鄧聚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絶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

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蓍薪亡吾蓍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察之以仁守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虛心而聽也小人之聞

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

脩身不可不慎也嗜慾侈則行虧讒毀行則害成患生於忿怒禍起於纖微汙辱難湔灑敗失不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謾誕

者趨禍之路也毀於人者困窮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徼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尚尊稱爲君子矣戴晉生弊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永嘆曰嗟乎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大澤中雉乎五步一噣終日乃飽羽毛悦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囷倉中常噣粱粟不旦時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爲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往

楚莊王使使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

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婬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疏因爲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爲由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婬縱卒馬多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上卿遂并國十二辟地千里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

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絶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藺焉吾田朞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氷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

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爲者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曰位爲中卿食田七十萬何用是人爲畜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瞽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説謂之逆吾豈以逆亂瞽之道哉

夫鳳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歩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於

高一詘一信展而雲間藩木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即以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貝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座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

議論邪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黙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搤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齊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對曰臣麥丘之邦人桓公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爲寡人壽也對曰野人不知爲君王之壽桓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矣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之賤人民是寶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矣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好學士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

哉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君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不說曰此言者非夫前二言之祝叟其革之矣邦人潸然而涕下曰願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臣也至今未有爲謝也桓公曰善哉寡人賴宗廟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傳曰齊使使獻鴻於楚鴻渴使者道飲鴻攫笞潰失使者

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鴻渴道飲鑊笞潰失臣欲亡爲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劒而死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鑊笞在此願以汙事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爲上客故使者必矜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懌矣

扁鵲過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出應之曰吾聞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爲醫也以莞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踰跗踰跗之

爲醫也撟木爲腦芷草爲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見者少如子之方豈足以變童子哉扁鵲曰不然事故有昧投而中蝨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夫世子病所謂尸蹷者以爲不然試入診世子股陰當温耳焦焦如有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報虢侯聞之足跣而起至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爲人先生弗治則先犬馬塡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爲先軒之竈八拭之陽子同藥子明灸陽子游按磨子儀反神子越

扶形於是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况生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亡而已矣

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决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

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没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鬬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殁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

姓絶逆天道至斮朝涉刳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爲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絶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爲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已死越王勾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文王咨嗟

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裒衣應步帶著桃殳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殳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

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即與之坐圖國之急務

辨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間束徒以過之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請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

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

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爲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

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為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鈞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為

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爲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爲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爲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楚莊王將與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飮淸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

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而不知童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人主亦然故國不怠而晉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乎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而賦斂無已收太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

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隣國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魏文侯問里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里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

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爲之柰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刼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巳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谷

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

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刼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韓詩外傳卷終



百家類纂卷之七

儒家類　新序

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爲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

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爲誰王曰爲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爲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爲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辟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庶不譽

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于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鴳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奇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弃

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廚庖有肥魚廄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而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為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宣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為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為

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員釭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氂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美敏捷也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飢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躰不蔽而君之臺觀帷幙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慙遁逃不復敢見

晋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

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緡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
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
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
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歛輕租稅者
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
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
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
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
疾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
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

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劑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柰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

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梁嘗有疑獄群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柰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

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頼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郤復射之

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况人心乎唱
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
宋玉讓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
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
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
齊有良兎曰東郭㕙盖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
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遥見而指屬則雖韓盧
不及衆兎之塵若躡迹而縱緤則雖東郭㕙亦不能離今
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緤與遥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
樂弃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

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鬭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曰瀹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爲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之政大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爲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

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巳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齊有閭丘卭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卭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卭不肖

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卬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驊騮騄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貍鼬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貍鼬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槀決目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槀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卬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卬對曰夫雞豚讙嗷即奪鍾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

俱歸而用焉

魏文侯見箕季其墻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為不築對曰不時其墻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墻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墻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二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歛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劒以過徐君徐君觀劒不言而

色欲之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晋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劒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劒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劒僞心廉者不爲也遂脫劒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劒於是季子以劒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劒兮帶丘墓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宋國之長

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摶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摶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觕其取彌觕子罕之所寶者至矣昔者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新序卷終

